

曾文正公全集

新式
標點

曾文正公奏稿卷二

疊奉諭旨縷陳各路軍情摺

咸豐六年正月初九日

奏爲疊奉諭旨，縷陳各路軍情，恭摺覆奏，仰祈聖鑒事。竊臣疊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，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諭：「御史蕭浚蘭奏江西南北被擾，請擇要嚴防一摺，據稱在籍侍郎黃贊湯所帶兵勇及曾國藩營練勇四千名，皆駐紮固江鎮，僅顧吉安一面等語。著曾國藩陸元烺體察情形，分布要隘，勿令竄匪四出滋擾。」等因，欽此。臣伏查石達開大股賊匪，由湖北竄入瑞臨，係在十一月初十以後。茶陵另股土匪，由湖南竄入吉袁，係在十月以前。其時臣並未調派兵勇前赴固江，黃贊湯專辦捐務鹽務，亦並無帶兵之事。假令固江鎮有此項兵勇，臣與陸元烺黃贊湯斷不會摺馳奏之理。此該御史蕭浚蘭所奏傳聞失實者也。又准十月十二日奉上諭：「臨江踞城之賊，亦應急籌分剿。現派兵勇均係前往瑞州，尚未計及臨江。本日廉兆綸奏稱臨江竄匪，漫無制遏，裹脅日衆，尤恐其互相犄角，牽綴我軍。著曾國藩陸元烺妥籌兼顧。」等因，欽此。竊臣前調周鳳山一軍，飭令先攻瑞州，後勦臨江，以瑞州逼近省垣，僅百二十里也。厥後周鳳山至省，與陸元烺等熟商瑞臨在河之西，與省城尚有一水之隔。樟樹鎮在河之東，於省城尤爲肘腋之患，遂舍瑞州不攻，改爲先攻樟樹，次勦臨江之策。迨屯復樟樹一鎮，新淦一縣，本可渡河以勦臨江矣。因吉安被圍緊急，司道等移文周鳳山，囑其赴援，以解吉安之圍。而臬司周玉衡知府陳宗元在吉安圍城之中，亦飛書請援于周鳳山，迫切待命，往返耽延，遂逾二旬。現臣與撫臣文俊函商省城爲根本之地，瑞臨爲切近之災，決計先勦臨江，無得以四處告警，東瞻西顧，徒延時日。此周鳳山一軍未克遽赴瑞州，與臣前奏不符之實情也。又奉上諭：「曾國藩現駐南康，存營兵勇，共有若干，能否嚴拒九江之衝，卽著妥籌布置，不可

專顧一路。等因。欽此。伏查九江爲陸路入省之驛道，南康爲水路通省之總匯；青山距兩府城各四十餘里。臣之水軍，久駐青山兩岸，皆以陸軍護之，實與九江呼吸相通。自周鳳山潯軍撤去之後，九江小池口湖口梅家洲四處之賊，日夜環伺。十一月二十日東岸湖口大戰，臘月初三日西岸青山大戰，幸獲全勝，均經奏明在案。厥後又有土匪二千餘人，自湖北興國洲而來，竄據德安縣城，去來不定，聚散無常。臣處青山老營防禦五處之賊，陸路存營之數，除江西協防兵勇及湖口紳士捐勇外，不過二千九百人。水路存營之數，除撥赴省河及分巡吳城外，不過二千三百人。兵力至爲單薄，而地形又覺散漫。此臣處勉力支撐之情形也。伏念臣軍自岳州而下，水陸萬餘人，合併一支，從未分散。去歲以來，陸軍分爲三支，羅澤南率援鄂之師，五千人爲一支；周鳳山接統塔齊布之舊部，四千人爲一支；李元度等率平江各勇三千人，爲老營之一支。水軍分爲兩支，武昌十營，楊載勳所統者爲外江一支；鄱湖八營，臣新調彭玉麟來此統帶者，爲內湖一支。旣已分而爲五矣。而李元度駐湖之東，又抽撥平江勇虎勇千餘人，駐紮西岸。是陸軍三支之外，又分一小支。外江則李孟羣帶船六十號，別入襄河，內湖則前撥船三十號。外頃臣又飭彭玉麟帶船三十號，馳赴臨江，是水師兩支之外，又分兩小支。愈分則人數愈寡，愈析則氣勢愈弱。其在湖北者，距臣八百餘里，在臨江者，距臣五百餘里。雖欲急圖合併，而勢有所不能。至于行軍之道，擇將爲先得。一將則全軍振興，失一將則士氣消沮。甲寅年秋冬之間，臣軍所以長驅千里，勢如破竹者，以陸路有塔齊布羅澤南，水路有楊載勳，福彭玉麟諸人。軍中士卒，皆以塔羅楊彭爲法。沿江村市，亦知有塔羅楊彭之稱。故能旂旗生色，席卷無前。不幸塔齊布中道殞謝，而羅澤南楊載勳福彭玉麟三人者，又分往湖北臨江不克遽聚一處。而後起之才，如周鳳山李續賓李元度數人者，又未知果能血戰成名，仰邀恩眷否？臣久困一隅，兵單將寡，寸心焦灼，愧悚難名。惟當督飭老營水陸嚴防五路之賊，一俟湖北臨江兩處勦辦得手，再圖會合歸併一軍，掃蕩羣醜，以期仰慰宸廑于萬一。所有疊奉寄諭，總陳各路軍情，恭摺由驛五百里覆奏，伏乞皇上聖鑒，訓示施行。謹奏。

周鳳山陸軍分兵小挫摺

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二日

奏爲周鳳山陸軍分兵小挫一次，旋以全隊與賊接仗，大獲全勝，樟樹水師戰勝三次，恭摺馳奏，仰祈聖鑒事。竊周鳳山一軍，紮駐新淦，因吉安被圍，迫切請援，遲疑未定。撫臣文俊與臣函商，以瑞臨逼近省垣，決計先勦臨江，業經奏明在案。當撫臣與臣往返函商之際，周鳳山未經奉札之前，陸軍在新淦縣，水軍在樟樹鎮，中隔七十餘里，兩軍不相聯絡。周鳳山因撥岳炳榮、黃玉芳、帶辰、勇常、勇八百人，圍駐樟樹，護衛水師。二十八日到鎮，詎臨江之賊偵知官兵分支，人數單薄，遂于除夕元旦，由上游偷渡，悍賊四五千人，初二日寅刻來撲，岳炳榮等之營，岳炳榮隨塔齊布日久，素稱驍健，匹馬衝夾十餘次，奈衆寡懸殊，漸退入營。該逆層層包圍，自卯至午，火藥罄盡，營盤被陷，鍋帳全失，士卒傷亡二百餘人。岳炳榮衝出重圍，奔至豐城，收輯餘勇。此陸軍分支，初二日挫衄之實在情形也。該逆乘勝直上新淦，冀撲周鳳山之大營。周鳳山聞警，亦率全軍折回樟樹。初三日，與賊遇于瓦山地方。該處地勢寬敞，東有山嶺數處，下爲平原，西邊沿河長堤一道，隄內係大樹林，樹之左旁，民房頗密。該逆分爲六股，隄上二股，樹林四股。周鳳山傳令各營先據山嶺，紮住營盤，以高擊下。自督都司陳國獻、畢金科擊樹林之左兩股，都司周岐山、唐得陞擊樹林之右兩股，參將阿達春、都司李新華擊隄上兩股，各營迎頭截尾，奮勇向前。六處逆賊，鎗礮火箭火毬，紛紛擲放。我軍奮不顧身，衝入賊隊，刀矛對拗，鏖戰逾時，共殺賊一千餘名。賊衆敗竄，沿河逃奔，各營奮力追勦，將二十里一路殲斃，又三四百名，逼入河中溺斃者無數，生擒八十餘名。訊明正法，奪獲右拾承宣僞印一顆，黃馬褂多件，鎗礮刀矛旗幟號衣各數百件，騾馬十四匹。訊據生擒賊犯供稱：此股賊匪四千人，內有長髮老賊一千五百餘名，皆係能戰好手，僞翼王石達開特調令過河打仗，歸右拾承宣張賊管帶。初三之戰，被我兵斬馘殆盡，脫逃得歸臨江者，實已無幾。此初三日陸軍在瓦山大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。當初二日，賊撲樟樹陸營之時，水賊亦有戰船

順流而下。西岸又有陸賊二千人助之統帶江軍水師，南河知府劉于濬派千總李逢春、蔡康業擊江中之賊舟，余化南等擊東岸之陸賊，吳步鰲等擊西岸之陸賊。旋見陸營火起，岳炳榮等陸兵失利，劉于濬自上戰船，直前接應，喊聲雷動，分南岸窮追，旋遇賊船大小三十五號，我軍四圍包裹，賊抵敵不住，紛紛斬斷礮索，棄船下水，溺死者不計其數。在船者盡被殲斃，奪得長龍賊船四號，燒燬三號，西岸賊築礮台二座，我軍齊礮攻擊，賊死守抗拒。劉于濬傳令有人奪一礮尊者，賞銀二十兩，弁勇奮不顧身，蜂擁登岸，各手刃數賊，奪大礮十一尊，火藥十餘石，僞印一顆，刀矛旗幟衣無數。此初二日劉于濬水軍獲勝之實在情形也。臣自初聞瑞臨二府失守之信，即派賀虎臣戰船三十號，馳往與劉于濬水師同防河面之賊。旋聞賊在瑞臨、峽江等處，隨地造船，恐我水軍單薄，又飭記名道彭玉麟帶二十餘船繼往，先後奏聞在案。彭玉麟初四日抵樟樹鎮，初七寅刻，賊用破舊大船，自上游放下，意圖衝動我營，而戰舟與小划繼之。彭玉麟督同都司孫昌國帶舢板十餘號前進，賊舟退卻，進逼臨江河口，賊之戰船民船數十號，岸上賊壘三座，以大礮抬鎗護之。我軍連環轟擊，賊以小划抵敵，而其大者盡退入口內，挽棹上行。我軍盡奪小划，擊斃多賊，乘勝衝過賊壘，追入內河，搶賊糧船二隻，折毀浮橋，奪杉木千餘株。初九日，彭玉麟督同孫昌國賀虎臣至臨江河口，攻打賊壘，羣子如雨，斃賊甚多。該逆棄壘逃退入城，各水勇登岸踏毀賊牆三座，望樓一座。此水師初七日兩次戰勝之實在情形也。伏查瑞臨、袁州三府淪陷，吉安被圍，西路業已糜爛，省城與撫建各府在贛水、大河之東，久爲該逆所窺伺。幸去臘有樟樹之克，今春有瓦山之建，賊匪兩次東渡，均被我軍擊敗。水師扼泊樟鎮，疊獲勝仗，東岸當可保全無虞。日內浮橋造成，陸師西渡，即當激勵將士，迅克臨江，以慰聖主旒懷南服之意。所有陸軍分兵小挫，周鳳山全隊大勝，暨水師戰勝三次各緣由，恭摺由驛馳奏，伏乞皇上聖鑒，訓示施行，謹奏。

黃虎臣等攻九江勝仗片

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二日

再臣駐紮南康水師前隊，紮泊青山。陸軍則黃虎臣等紮西岸之青山，李元度等紮東岸之湖口，防禦九江小池口、湖口、梅家洲四處之賊。兵數較寡，勉力支撐情形，兩次奏明在案。入春以來，黃虎臣等熟商與其株守老營，示之以虛弱，不如進攻九江，示之以不測。遂于正月十八日丑刻，分兩路進攻九江府城。都司黃虎臣同知林源恩率虎勇平勇由東路周家嶺進，武生黃之一由西路吳障嶺進九江。後營游擊曾昭麟帶官兵二百繼之。辰刻行抵東城，多方挑戰。該逆負隅不出。黃虎臣飭哨官李大雄伏于左，詹永清伏于右，自帶小隊近前誘敵，飭哨官張淦同各勇佯爲敗退。該逆始由小南門開壁而出，有自大東門縋城而下。誘至路逕歧隘之處，黃虎臣督各弁回馬大戰。兩路伏兵衝出，勇氣百倍。該逆回奔追至城根，奈城上礮石過多，僅殲二十餘賊。當東城接仗之時，西門之賊出隊三百餘，由接官亭至鳳凰山，意圖鈔東路官軍之尾。黃之一自西突出，率弁勇衝入賊隊，短兵接殺，連斃三十餘賊，並殺僞十五軍副總制，收獲僞印一顆。賊遇潰散，乘勢直追。該逆復糾悍賊五百餘，賊船八號，水陸猛撲我軍。且戰且誘，佯爲退走。俟與曾昭麟接應兵近，亦回旗大戰，奮不顧身，復入賊營，殺賊八十餘名，溺水者不計其數。奪黃旗十四面，小鎗刀矛數十件，未刻收隊。此次兵勇僅及千人，進攻潯城悍賊，以少擊多，兩路均以佯敗取勝，可否獎拔數人，歸于樟樹鎮案內彙保之處，出自天恩，理合附片奏報，謹奏。

請抽上海釐金片

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三日

再臣軍在江西境內者萬一千人，每月需餉六萬有奇，而入款約有三端：一曰奉旨允撥之漕折；二曰黃贊湯督辦之捐輸；三曰借行浙引之鹽務。今賊匪大勢全注江省，西路四府蹂躪殆遍，漕折難以催徵，捐輸不能措辦，鹽引甫經到岸，無處銷售；二者來源俱竭，岌岌有可危之勢。臘月餉項，即係搭放鈔票一半。當此攻勦吃緊，口食不保，深恐飢疲潰散，大局決裂，而不可復振。查近年各處籌餉，惟抽取釐金，尙屬有利無弊。如揚州之仙女廟，浙江之北新

關及湖南湖北各市鎮行貨，抽釐接濟軍餉，均經奏明在案。目下賊氛逼近，無處可以抽辦，近省惟江蘇之上海縣，商賈雲集，貨物山積，並未抽取釐金，合無仰懇天恩，飭下該省督府卽飭上海道及府縣等官曉諭紳民商旅，按貨抽釐撥送臣處，專濟楚軍之餉。如蒙俞允，請旨敕下。現在浙江辦理釐務之前任杭嘉湖道顧椿，江蘇松江府知府袁芳瑛，駐紮上海專司其事，若得此項釐金接濟臣營，不特現在江西境內之兵勇可以贍給，卽將來羅澤南楊載福水陸兩軍與臣會合，亦無虞餉項之缺乏。微臣才薄智疏，若得專心于職守機宜，不復以籌餉之事分縈憂慮，亦不復以請餉之奏屢瀆聖聰，感激天恩，曷有既極。所有上海抽取釐金，專濟楚軍餉項緣由，謹附片具奏請旨。 硃批：「另有旨，欽此。」

會籌各路堵剿情形摺

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

奏爲會籌各路堵剿情形遵旨覆奏，並請敕下廣東迅撥重兵防守贛州，恭摺仰祈聖鑒事。二月初五日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，咸豐六年正月十七日奉上諭：「文俊奏江西各屬賊勢蔓延，請飭催兵撥餉一摺，已諭知葉名琛柏貴何桂清趕緊籌款撥解，並諭知駱秉章添調兵勇，速飭劉長佑出境應援矣。江西逆匪久踞瑞州臨江，分撥袁州吉安各屬，賊勢披猖，人心惶惑，恐兵單餉絀，固係實在情形。文俊甫經到任，於該省地勢軍情，一時未能周悉。現當萬分棘手之時，尙布置稍疏，難免貽誤。曾國藩自抵江西，爲時已久，賊情亦所深悉。此時江西匪蹤，幾欲蔓延全省，旣不能處處調兵，又不能顧此失彼，自應擇其最要之處，先爲攻剿。現在瑞州臨江袁州吉安四處，究竟何處賊情最爲凶悍，周鳳山一軍，旣由新淦進兵，自應急勦臨江瑞州，以殄賊渠。周汝筠一軍，現阻泰和，尤應設法疏通，俾得迅抵吉安。劉長佑一軍，離楚後應由何路進剿，方能扼要。著曾國藩卽與文俊妥速會商，務籌全局，不可徒事張皇，亦不可專顧一處。軍情變幻靡常，大勢所關，應從何處下手，則身在行間者，必能挈其綱領。該侍郎與該撫酌度機

宜，卽著會同馳奏，以慰廬念。至德安縣城據文俊奏稱，已被潯城賊匪竄踞，是否周鳳山全軍遠撤，致有疏失，抑或居隆阿等堵勦不力，致該逆復有竄出此路一有疏懈，關係長江大局，該侍郎等近日如何布置，並著速行奏報。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，欽此。一仰見聖主旒懷，南服宵旰，焦勞指示，機宜燭見，萬里臣等欽佩之下，尤切悚惶。伏查江西全省，以贛水爲中路之經，上發于贛南二府，下達于鄱陽一湖。吉袁瑞臨，及極北之九南兩郡，皆在贛水與鄱湖之西。廣饒撫建，及省會寧都州，皆在贛水與鄱湖之東。一水中分，而兩岸州縣之多寡，地形之大小，蓋略相等。其袁州臨江二府之河，名曰袁江，至樟樹鎮而匯于贛河。樟樹鎮者，西近瑞臨，東接撫建，兩岸之關鍵，省城之咽喉。諭旨垂詢最要之處，臣等以爲此時形勢，實以樟樹鎮爲最要。臣國藩飭周鳳山陸軍，彭玉麟水軍，紮駐該鎮。臣文俊又調周尊彝林葆等之陸軍，劉于溥之水師，隨同駐紮，用全力扼守樟樹鎮，以保東岸，以衛省垣。前此正月初六日，周鳳山由新淦回駐樟樹鎮之時，本擬迅速西渡進攻臨江，因搭造浮橋甫成，爲二十一日狂風所壞，而東岸無重兵扼守，又恐一經渡河，頓兵堅城之下，反增東顧之憂。此水陸嚴扼樟樹鎮未遽西勦之情形也。諭旨垂詢何處賊情最爲凶悍一節，查各路探報，並搜獲賊中文書，據稱金陵逆匪由湖北通城入江境者，以僞翼王石達開爲首。僞檢點賴裕新攻陷瑞州，僞翼貴丈夏姓，僞豫王胡以晃攻陷袁州，僞春官丞相張遂謀夏官副丞相曾姓，先攻臨江，後攻吉安，粵東另股土匪，由湖南茶陵等處入江境者，以周培春人數爲最多。又有賊目葛耀明陳守鄧象盧緯等，均于瑞州投入石逆大股之中。賊目關志江陳植槐等，均于臨江投入石逆大股之中。賊目王義潮劉夢熊分屯吉安泰和，亦已與石逆合併爲一。又據周鳳山等稟稱，吉安府城于正月二十五日失守，石賊于正月前赴吉安，二月初十日，復回臨江，分遣賊黨攻圍贛州。又有鄂省新到之賊，及興國土匪，于二月初八日，攻撲武寧縣。臣等細心察看，石賊久據臨江，爲上下適中之地，凶悍之賊，必萃于此。南則窺伺贛州南安，以通兩粵之餘匪；北則踞守武寧新昌，以通九江之歸路。全勢注于江西，意圖盡披枝葉，困我省會，凶謀詭計，實可痛恨。此賊匪各路分布之情形也。

諭旨垂詢劉長佑一軍，應由何路進剿一節。查劉長佑在楚追賊，至道州，因接札甚遲，正月十五始回湖南省城。旋帶兵由醴陵前進，月餉不敷，起程稍遲，道途梗塞，尙無入江確信。臣等愚見，擬令劉長佑先攻袁州，俟克復後，卽由分宜新喻直下，與周鳳山一軍會合，以攻臨江，不必先往吉安。恐孤軍深入，腹背受敵，東不能抵江西省，不能返湖南，文報不達，餉道不通，有進退維谷之患。此劉長佑酌籌一軍進剿之路也。至德安城被賊盤踞一節，上年臘月十七日，有瑞昌與國州土匪竄入德安縣城，賊目係武寧之葉至華，與國之劉宗魁、劉大中，及炎九將軍林姓匪徒，約二千人。該縣與瑞昌毗連，賊蹤來去不常，聚散無定。春初僅贖數百人，正月十三日，全數竄出，嘯聚于瑞昌武寧之間。二月初二日，竄入武寧縣內，被該縣兵勇追剿四散。初八日，有湖北新到賊股，合之與瑞土匪，攻撲縣城。據湖北巡撫胡林翼專差咨稱：武昌城內出賊五六千人，竄往下游，恐入江西等語。不知攻撲武寧之賊，是否卽武昌分出之股。此土匪先在德安，後竄武寧，併入粵匪之情形也。至周汝筠一軍，設法疏通一節，查收獲僞文書內稱：粵東賊目王義潮統賊萬餘，阻禦泰和，使周汝筠之師不得進援吉安。臣文俊前因其救援不力，曾經奏參，摘去翎頂，另調游擊遮克敦布統率各勇四千，由樂安永豐一帶取道援吉。詎遮克敦布起程數日，卽得吉安失陷之信。臣等卽令遮克敦布扼駐樂安，屏蔽撫建，擬令周汝筠退回贛州，防守該府。贛郡天然雄鎮，爲古來必爭之地，倘有疏虞，則兩廣積年之零股，湖南湘桂之餘匪，皆將以贛州爲巢穴，後患不可勝言。臣等一面飭令駐贛文武設法防禦，一面飭周汝筠折回郡城，協同環守。惟賊衆兵單，不得不急求外援，相應請旨飭下兩廣總督廣東巡撫，迅派兵勇三四千人，直赴贛州，會同戰守，保此重鎮，庶足顧全大局。除吉安失陷，文武殉難各情，另由臣文俊查明具奏外，所有遵旨會籌各路堵剿，並請撥廣東援兵防守贛州緣由，恭摺由驛六百里覆奏，伏乞皇上聖鑒，訓示施行。謹奏。

單舟進省途次聞警片

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

再臣等自奉會籌軍務之旨，臣文俊函請臣國藩晉省面商一切。臣國藩以青山湖口水陸兩軍，外則關係長江大局，內則爲本省東北藩籬，未敢遽行抽身赴省。二月十八日接據省信，樂安陸軍挫損，賊蹤已近撫州上游，十分緊急等語。不得已卽于是日單舟由南康起程赴省。十九日行至吳城鎮地方，接周鳳山十四日樟樹勝仗之信，二十日行四十里，又接周鳳山十七日勝仗，十八日大敗之信。係由彭玉麟專函飛稟，據稱周鳳山陸軍四十七連日血戰，俱幸獲勝。十八日賊黨數萬，層層圍逼，我軍疲勞過甚，衆寡不敵，全軍挫失，營盤亦被撲去等語。臣伏查我軍水陸全力扼守樟樹鎮，雖陸軍僅四千餘人，而勁旅已萃於此，一旦挫敗，所關極大。該逆若直犯省城，深爲可慮。臣國藩一面單舟晉省，會商城守宜事；一面飛調湖口青山水陸各軍，同回省城，以固根本。除勝敗各戰情形另行具奏外，所有臣國藩單舟進省會商途次聞警緣由，謹附片奏聞。

水軍先勝後挫請將營官參處片

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

再正月二十九日，青山水師赴下游姑塘一帶，測探水勢，猝遇賊船六十餘隻，由兩岸駛上；營官陳炳元等見賊開放鎗礮，亦將各船分兩岸抵敵。衆礮輪轟，傷賊約數十名，賊船紛紛敗退。我軍追剿，賊復回頭衝突。我軍亦回擊，賊又敗退。鏖戰數時，傷賊不少。忽哨官彭雲漢船礮炸裂，擊傷陣亡，各船遂撤隊收回。南風驟長，賊船乘勢來鈔，我軍且戰且走，因有舢板船在後，淺閣沙洲，賊用挽鉤搭住船梢，短兵相殺。諸哨駛回搶救，賊以多船包圍，哨官周華堂奮勇突陣，身被重傷，猶手擒長髮，互相投水，爲他賊所殺。別有三船，亦不能救出，失舢板船六號，傷亡三十餘名。伏查水師以南風爲大忌，蓋以順風順水，往則順，而歸則逆，進則易而退則難。臣軍因南風致挫，先後已經五次。臣國藩諄諄誥誡，屢次嚴行札飭。此次各營擅違戒令，南風出隊，且各營哨並未會商，隊伍錯亂，未便因其挫損無多，稍事寬容，應卽嚴加參處。營官藍翎知州銜選用知縣陳炳元，花翎補用游擊劉國斌，均請革去翎枝，留營以觀後

效陣亡把總周華堂，請敕部議卹。傷亡弁勇，查明照例辦理。所有水軍出隊先勝後挫，請將營官參處緣由，附片具奏，伏乞聖鑒，訓示施行。謹奏。

調羅澤南回援江西片

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

再石逆初陷瑞州臨江之時，臣等奏請羅澤南帶兵回剿，先後奉上諭：「俟武漢克復，酌量催調。」等因，欽此。現在賊氛日熾，爲軍興以來各省所未見。周鳳山等軍斷難翦滅，疊接胡林翼等來函，稱武漢之賊，堅守不出，我軍攻城，不與賊兵鬪，但與礮子鬪，傷亡甚多，攻堅良苦等語。是羅澤南在鄂，一時尙難得手。臣等伏思軍情有緩急，利害有輕重，兩害相形，則從其稍輕者。假令武漢功在垂成，亦斷不敢顧此失彼，墮賊牽綴之計。今旣勢難遽克，與其頓兵堅城，攻遙遙無期之湖北，又不如移師腹地，救岌岌將殆之江西。武漢兩岸，三萬餘人，卽無羅澤南一軍，亦尙足敷防剿。江西省西南與湖南廣東接壤，若不迅速殄除，實係三省無窮之患。除臣國藩函商胡林翼等酌調湘勇回剿外，謹合詞陳懇，請旨飭下湖北撫臣速令羅澤南兼程來江援剿，實有裨於大局，理合附片具奏，請旨。硃批：「另有旨，欽此。」

請撥上海關稅片

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

再江西餉項支絀，各省道路梗塞，惟江浙餉道可通。查上海縣商賈雲集，財物殷阜，關稅極旺。臣國藩昨奏請於該處抽取釐金，尙未奉到硃批。目下需餽甚迫，若待抽辦釐稅，實屬緩不濟急。合無仰懇天恩，敕下兩江總督江蘇巡撫，於上海關稅項下，借撥銀十萬，迅解江西，以濟眉急。如將來該處釐金，辦有頭緒，尙可扣還歸款。謹合詞附片具奏，請旨。硃批：「戶部速議，具奏，欽此。」

謝年終恩賞摺

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

奏爲恭謝天恩，仰祈聖鑒事。咸豐六年正月十五日，准軍機處咨開：咸豐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由內交出年終奉賞福字荷包、銀錢、銀食物等項，由驛遞到營。當經恭設香案，望闕叩頭祇領。竊臣猥以庸愚，謬司撻伐，愧愆尤之叢集，荷覆載之優容。迺以歲籥更新，復蒙恩膏沛沛，觀雲章之藻麗，福自天申，識寶氣之瑤煌，品徵夏貢。歡榮賜果，更頒珍饌於天廚；瑞迓錫鞶，共沐殊施於內府。凡此非常之寵賚，實爲逾分之光榮。未靖烽煙，彌覺駒光之虛度；溼承雨露，倍驚鼈戴之難勝。臣惟有所宵惕勵，殫竭血誠，以冀仰答高厚鴻慈於萬一。所有微臣感激下忱，恭摺附驛馳奏，叩謝天恩，伏乞皇上聖鑒。謹奏。

請頒給捐生執照摺

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

奏爲捐輸實官人員，開單彙奏，請旨敕部注冊，頒給執照，仰祈聖鑒事。竊臣咸豐三年奉命肅清江面，奏明隨地勸捐，其捐職銜者，業於請頒空白部監各照內，隨時填給。其捐實官者，例須專摺奏明。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夜，大江襲營之役，臣之座船文案，全行遺失。所有衡州等處捐生履歷清冊，一併失去。遲延未及具奏。旋經行取各屬捐生，補送履歷前來理處，彙繕清單，請旨敕部注冊，即將應議發執照，遞交臣營轉發各捐生祇領。至勸捐助餉，理應迅速獎敘。臣具奏遲延，請旨將臣交部照例議處。所有捐輸實官各員，開單請獎緣由，恭摺具奏，伏乞皇上聖鑒，訓示施行。謹奏。硃批：戶部覈議具奏，單併發。曾國藩著改爲交部察議。欽此。

糧臺委員丁憂留營片

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

再臣軍糧臺提調湖南補用知府李瀚章，委員湖北補用知縣張秉鈞，隨臣三年，管理軍餉，綜畫靡遺，勾稽詳慎，洵爲得力熟手。先後在營聞訃丁憂。又直隸藁城縣知縣黎福疇，在任丁憂。經臣調赴軍營，襄辦糧臺事件。現值軍

務喫緊，該三員辦事妥協，應令留營當差。張秉鈞、黎福疇聞訃之時，曾經回籍，經臣札調來營。李瀚章並未回籍。該提調綜理全局，實無他員可以替換，應請照上年臣奏留李孟羣成案，俾得終始其事，實於臣軍大有裨益。除該員丁憂日期業由本籍及任所分別呈請咨部查核外，附片奏明，請旨敕下該部查照辦理。謹奏。硃批：「該部知道，欽此。」

請給營員封典片

咸豐六年二月二十一日

再軍營出缺，向例先儘在軍人員拔補。臣軍多係勇目出身，營中無缺可補，所有保至參游都守千把等官，均未補有實缺。文職由道府以至佐雜，亦未能赴選得缺。頃接胡林翼來咨，布政司銜羅澤南、鹽運司銜李續賓，以戰功尤著，請給予二品三品封典。欽奉特旨，允准在案。伏查臣軍水陸各營，打仗奮勇者，實不乏人。恭逢上年十月二十日覃恩慶典，該員等以未經補缺，不得仰被榮施。合無籲懇皇上天恩，准照羅澤南、李續賓之例，容臣擇其尤爲出力者，照保舉之升階，咨部請給封典。其曾經告假回籍者，概不准給。俾在營之士卒，咸知戰陣無勇不得爲幸。卽在豕之父兄，亦必互相訓誡，助其立功，足以杜絕勇目紛紛告假回籍之陋習。於鼓勵戎行之道，實屬大有裨益。是否有當，謹附片具奏，請旨。

周鳳山陸軍回紮省垣摺

咸豐六年三月初一日

奏爲周鳳山陸軍在樟樹鎮大勝一次，先勝後挫一次，大敗一次，現已回紮省垣，恭摺具奏，仰祈聖鑒事。竊臣等因樟樹鎮爲四達之地，全力扼守。周鳳山連日接仗各情，業經附片奏聞在案。緣二月初八九日，探聞石達開由吉安回臨江，帶賊數千名，船二百餘號，屯踞永泰地方。十一、二日，又探得臨郡賊匪由沙湖渡至東岸，欲分三路來襲。

等語。周鳳山因永泰沙湖皆距樟鎮三四十里，易進難退。該處東近荷湖大橋，前途新淦縣，復爲賊據，又可由小路繞至豐城來襲我後路，途逕歧雜，每日派人輪流巡哨，急圖進剿。嗣知橫梁荷湖兩處各有賊三四千名，迨十三日，賊以數百人至樟鎮隄上，河邊兩路游探，經彭玉麟督率水勇擊退。河邊一股，礮斃長髮數名，陸軍繼至，亦將堤上之賊擊退。周鳳山以該逆逼近我營，必須痛剿。十四日卯刻，派四成隊紮大橋以防荷湖之賊，兼顧老營。後路水師戰船亦紮臨江河口，以遏賊船下竄。周鳳山親督五營，並約水師進剿橫梁。黎明行過樟鎮數里，至狗頸隄地方，見賊四股，約五千餘人，以一股紮河橋，一股紮隄左，兩股紮河邊沙洲，勢甚嚴整。周鳳山急調大橋兵勇迎擊左路，自督諸軍堵擊橋上一股。彭玉麟見無賊船出河，又慮河邊之賊包鈔隄上陸軍，腹背受敵，遂令水師登岸協剿，並以礮轟擊。賊亦鎗礮連環施放。都司畢金科、李新華各帶兵勇併擊沙洲裏面一股，賊合爲一，我軍奮勇前進，刀矛並舉，衝突數次，斃賊百餘名，賊猶抵死鏖戰。橋上之賊被斬及溺斃者數十名，不能抵敵，遂亦回奔。我軍乘勢猛進，賊衆始敗。隄左一股，經都司周岐山、唐得陞等擊斃，及追逼入水死者約三四百人，賊亦同時敗潰。我軍會合沿途復追斬二百餘人，並斬騎馬賊目三名，直抵橫梁。該處於民房外，已先紮營三座，其內賊黨尙衆。敗賊至此，有窮奔免脫者，有藏入民房者，經我軍圍住，放火焚燒，羣醜屍骸悉成灰燼。申刻收隊，荷湖之賊因我軍扼守來路，亦未敢深入。是日奪獲大銅礮一尊，擡鳥鎗刀矛二百餘件，號衣旗幟八十餘件，共殺賊七八百名。我軍陣亡四名，受傷四十餘名。此十四日接仗大勝之實在情形也。十六日，石逆率衆數萬過河，分據橫梁、香溪一帶。周鳳山聞賊以全力來撲，預飭各營同心協剿。十七日辰刻，約水師分路馳擊，行過樟鎮，見賊約三千人，由狗頸隄斜入香溪，西路各營奮勇衝鋒，殘賊百餘，奪獲器械旗幟多件。此股已經敗退，隄上河邊復有賊兩股，經彭玉麟督飭水師擊退，亦斃賊多名。我陸軍進逼香溪，猝遇賊之入股。香溪地勢寬敞，東有山坡，賊分四隊佔據。都司滕國獻、周岐山帶勇由右衝擊，賊已敗退。正追殺間，山左復出賊一股，因守備岳炳榮、千總黃玉芳等不能抵敵，滕國獻等遂率右路之勇回隊。

極力堵截。不料大股賊匪，由後鋒擁而來，我軍鏖戰逾時，傷亡不少。此十七日先勝後挫之實在情形也。十八日早，周鳳山與彭玉麟商籌進攻賊匪，已四路前來撲營，當派七成隊迎擊。參將阿達春與畢金科、周岐山、唐得陞等，帶勇抵禦東北；李新華與都司林保，知縣周尊彝，帶勇抵禦西南；岳炳榮、黃玉芳在後接應。時西路隄邊彭玉麟已派礮船幫擊。各營搖旗吶喊，奮力衝突。遙見樟鎮西南及大橋東北面，有賊十餘股，畢金科、周岐山等所擊東北之賊，業已回奔。其西南之賊，亦經李新華、林保等衝擊，兩處各斃賊多名。維時西南逆賊，見東北賊敗，遂向我軍之外，繞冲東路，鈔在我軍之後。岳炳榮、黃玉芳等力難堵拄，紛紛潰敗。逆賊乘勢緊逼，重重圍裹，致西南路各營，不能兼顧，轉爲大敗，傷亡兵勇幾近千人。營盤全失，糧臺委員前任寧鄉縣知縣馬丕慶，候選訓導林長春，候選府經歷李清華，罵賊捐軀。此十八日接仗大敗之實在情形也。據周鳳山先後稟報前來，臣等伏查該副將自臘月初四克復樟鎮，本應乘賊不備，速攻臨江，乃顧慮東岸之賊未敢急進，逮該逆已破吉安，各路悍賊畢集樟鎮，勢遂不支。此次雖因連日血戰，疲憊之後，衆寡不敵，致遭挫衄，然該副將失機於前，貽誤於後，咎無可辭。廣東、羅定協副將周鳳山應請卽行革職，都司銜守備岳炳榮應請革職，守備銜千總黃玉芳應請革去守備銜。周鳳山、黃玉芳仍留營效力，以觀後效。臣國藩奏派周鳳山接統九江陸軍，保奏失實，請旨將臣國藩交部議處。至陣亡前任湖南知縣馬丕慶，請開復原官，照知縣例從優賜卹。雲南候選訓導林長春、湖南候選府經歷李清華，均請敕部從優議卹。傷亡兵勇，查明照例辦理。所有周鳳山陸軍在樟樹鎮前後開仗緣由，謹合詞恭摺具奏，伏乞皇上聖鑒，訓示施行。謹奏。

撫州失陷調回水陸各軍片

咸豐六年三月初一日

再臣國藩於二月十八日，自南康起行赴省，二十一日到城，與臣文俊會商防剿事宜。頃據探報，撫州府城於二十二日夜失陷。撫州與廣信接壤，難保不竄擾廣信。該府爲奏報進京、江浙轉餉之路，一有疏虞，四面梗塞，後患何

堪設想。現調湖口李元度一軍，由饒州繞回，進剿撫州，以保廣信。調青山水師退紮吳城鎮，青山陸兵調赴省城。上年九江湖口水陸萬餘人，今全數撤入內地。長江之大局莫顧，東北之藩籬遽弛，前功盡棄，回首心傷。然腹地無兵，可調，舍此亦別無他策。目下所望以挽回全局者，在內惟李元度一軍，在外惟羅澤南劉長佑二軍。袁臨之路久梗，劉長佑迄無入境確耗。其羅澤南一軍，及廣東防剿贛州之師，請旨再行飭催，迅速來江援剿。浙閩兩省與廣東建昌毗連，請旨飭下該省督撫，嚴密防堵，以免竄越。至周鳳山一軍，現在省收集潰散。臣國藩暫行統轄，能否整理就緒，容俟續奏。所有近日各路軍情，理合附片奏聞，伏乞皇上聖鑒，指示機宜。謹奏。

平江營克復進賢縣城摺

咸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

奏爲陸軍平江營兩路在湖口羅溪先後各獲勝仗，克復進賢縣城，恭摺馳奏，仰祈聖鑒事。竊候選同知李元度一軍，自湖口調赴饒州，保全東路，曾經會奏在案。湖南之平江縣，與江西之義寧州接壤，風俗強健，多經歷戰陣之士。臣國藩上年招募平江勇，飭李元度練成一軍。臣文俊到任以後，又募平江勇二千餘人，飭派候選知府鄧輔綸、候補同知林源恩，一同統帶。自周鳳山樟鎮失利以後，臣等二人熟商，將兩處平江勇併成一軍，共得六千餘人。李元度自饒州而來，鄧輔綸林源恩自省城而往，約會於進賢東鄉等處。冀保全廣信，而規復撫建。先清省東之一路。方李元度自湖口拔營赴饒之時，逆黨探知消息，於二月二十二日，出先鋒馬七騎，近營窺探。我軍轟礮逐之。二十三日卯刻，逆黨復出千餘人，黃旗數百面，分三路來撲。我軍堅壁不動，俟其偪近橋壩，左營哨官賴準發轟礮連斃三賊落馬，營官彭斯舉、胡蓋、南羊瀛、吳齊源等分三路鈔擊，殺賊六七十名。內黃馬掛騎賊一名。追至黃土嶺，逆首黃文金勒馬督隊，各勇排礮指擊，傷其坐馬，各勇攢刃立斃。餘賊奔潰，追入湖口，沿途鎗礮傷賊約五六十名。午刻收隊，奪獲黃馬掛偽印官照軍械等件。我軍亦傷亡十二人。此二十三日，李元度在湖口接戰獲勝之實在情形也。

二十九日李元度一軍，行抵饒州。是時樟鎮新挫，撫州淪陷，僑屬之餘千萬年，皆有賊跡。贛南道耆齡在饒州防堵，兵力單薄，人心震驚，遷徙幾空。恰值李元度之師自湖口東來，闔郡爲之欣慰。而餘千萬年之賊，雖去饒僅數十里，竟不敢直犯府城。臣等因飭李元度留駐饒州半月，而令鄧輔綸、林源恩自進賢一路前往東鄉，以圖會合進剿。三月初七日，鄧輔綸、林源恩自省城起行，臣等又派周鳳山帶本營勇八百前往助剿。十一日，行抵羅溪地方。該處左右皆湖，中惟一路，延亘二里，並行可二三人。方春水漲，隄石衝壞，險仄難行，實惟進賢要隘，爲賊所必爭之地。該逆排立湖岸，旂幟紛紛，礮聲四起。鄧輔綸、林源恩等督飭各營，直前迅行，馳過湖路。該逆分三路來撲，突於松林竄出千餘人，賊目手執大黃旂，招引衆匪。都司周岐山等，帶領鳳字營，迎頭剿殺。隨有賊千餘人，由隄路鈔擊，點放火箭，噴筒。鄧輔綸等派左營耿光宣、李晉發帶領五哨，沿隄截剿。李晉發赤足爭先，連躍數港，刺賊多名。旋有匪艇數十隻，駛至河畔，意圖鈔襲我軍右營。高漢夢隨帶七哨，攔河擊退，繞至隄右截殺。鄧輔綸等督帶中營寶勇、都司畢金科接應後路，該逆力不能支，紛紛敗退，奔回進賢縣。我軍追擊十餘里，始行收隊。計共殺斃賊匪二百餘名，取首級六十八顆，奪獲旂幟、刀矛、藤牌、擡鎗六十二件。此十一日，鄧輔賢等羅溪接仗獲勝之實在情形也。十二日黎明，林源恩督帶中營勇五隊當先，鄧輔綸領五隊繼之，左營耿光宣，右營高夢漢，分二翼以擊其傍。都司畢金科緊爲接應。周鳳山督率鳳字營嚴防河畔，恐賊由撫河而來襲我之後。布置已定，各營邁行。離進賢縣城三里，卽有長髮賊數千，從林間蜂擁直前，勢甚凶猛。林源恩帶前隊疾馳迎擊，我軍士氣百倍，立斃長髮賊一百餘名。內僞參贊周姓一名，典糧一名，奪獲龍虎旗、僞印等件。隨點放劈山大礮，及各排鎗，轟斃四十五名。該逆退奔，各哨急追兜擊。寶勇隨同接應，復共殺斃八九十名，共獲旗幟、刀矛二百餘件，鎗礮子藥無數。中營哨勇由西北角梯繩登城，殺守塚賊十餘人，燒燬望樓，大呼同進。耿光宣、李晉發由小路飛奔城下，繞至東門。正值該逆啓門潛逃，耿光宣攔入截擊。李晉發手刃僞指揮一名。該逆抵死奪門爭逃，我軍復掩殺八十餘名，生擒僞司馬及眞長髮三人，奪獲刀矛鎗礮。